

壹、前言

全球化（Globalization）不是一個新的現象，它早在現代性與資本主義的興起之前就已經存在（張家銘、徐偉傑，1999）。其初衷是撤除或降低跨越國界或邊界，以達成多元選擇的福祉，形成無疆界的世界（borderless world）。由於全球化的便利，使得各國與異國文化的相互影響和交融已顯熱絡，隨著資訊與傳播科技的迅速發展與普及，這股潮流不僅影響各國的經濟、文化與社會脈動，更挑戰每個人的思維、學習與生活的模式。反映在學校環境、組織、教師、課程、教材、教法及評量上，顛覆傳統的教育方式也顛覆傳統校園受教模式（武文瑛，2002）。因此，了解學校多元文化教育課程擴及種族內涵至國際性議題，並客觀呈現族群差異，以培養學生理解偏見的成因與影響，進而擁有一顆具同理與尊重的心以對待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，乃本研究動機之一。

在台灣，內部的族群問題與催生多元文化教育與課程的政治、社會與歷史脈絡，與外國的發展歷程大不相同。一為台灣內部四大族群的爭議，一為1980年代末期因為跨國婚姻移居台灣的外籍女子及其婚配所生的下一代。根據教育部99學年度的資料統計指出新移民下一代之子女就讀國中小者為176,373人（教育部，2011），顯示台灣人口異化程度越來越深。在全球化思維下，面對複雜的族群結構，我們應持恆在實際的瞭解與尊重上，建構出真正的多元、包容與尊重的社會。而教師在進行教學時，容易將自己定位於知識傳遞的角色，因此在教與學的過程中會無意地變成權威的代表，進而其所傳遞的知識也就容易成為主流社會的文化觀點。所以，為增長教師多元文化教育課程實踐素養，以成為台灣社會多元文化社會的溝通橋樑，乃本研究動機之二。

此外，在經濟全球化脈動下，撥動了族群的移動，無形之中又重構了台灣既有族群的關係與版圖。面對上述二種不同的族群關係與問題，教育一向被視為解決的良方，也是扮演促進族群融合與引領社會和諧發展的重要機制（黃政傑、張嘉育，1998）。尤其在社會文化趨向多元發展的時刻，不同的族群在教育機會均等的訴求下，極力爭取族群文化的生存、維繫平等的地位。為滿足各個少數族群對平復受壓迫者地位與族群認同感的渴求，及要求社會重視他們所屬的團體及權益，便不斷地要求學校教育在課程上做相應的改革（湯仁燕，2000），以便確保其族群文化能夠代代相傳下去。故而以全球化思維作為教導學生實踐民主社會行動，使其具備正確解讀所屬族群與其他族群文化，並擁有跨文化生活能力的賦權使命，自然是當前多元文化教育課程實踐的核心所在，為本研究動機之三。